

駐村工作日誌總結篇

湯皇珍

這篇日誌名為總結，但也許必須放在駐村報告的最前頁。我於九月二十六日依時離開了駐村地，基金會的趙先生被我請來，因為行李並未比來時減少，很困難一人獨自前往距離駐地三小時車程的仁川國際機場。告別時分，居然也有一點難過，全館的工作人員都在現場，還有兩位藝術家。三個月已經飛逝。

我檢查了一下駐村報告的書寫順序，在我回到家中的工作桌上；希望不要被退件，還要能吸引閱讀的人。經驗是有微妙的個別差異，所以有趣；能不能傳承？端看這份報告是不是真被充分閱讀以及適當傳輸了。

為什麼駐村？「停留在新環境一段時間」也許是最真實的動機，然而今年度我有一個旅行作品想望實現，也是一個迫切的欲求。至於為什麼是韓國的這處駐村地？那就不是我能完全掌握與預期的事情了。

在我前往駐地之前，書店購買了一本旅遊指南，拿到藝術村給我的美術館附近地圖，跑了一趟駐台韓國觀光辦公室取得京畿道地圖以及又一本韓國旅遊指南。親自走訪了第一位駐村「前輩」—劉時棟，得其對美術館的一番描述，再得第三本漢城觀光指南，此為大陸版。展讀之際，憑我豐富的旅行經驗與看地圖的能力，說實在，這次我有一點掉入迷霧裡。光是翻譯你就弄糊塗—「寧殷美術館」在韓文的發音說是「陽恩美術館」比較正確，至少計程車司機不會不懂；館方在正式印刷文件上的英文名稱是—Young-un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網站上會出現Young-Eun Museum字眼〕。至於駐村地，館方英譯為Kyoung-an artist in residency，但實際美術館與駐村地相距不遠，可互相望見。整個區域沿山而築，還包括有兩處工作室，一是2D工作室，與美術館屬同棟建築；另外的特殊工作室則位於美術館與駐地房間之間，共四棟，劃分為八個工作室。其餘庭園，有戶外雕塑的收藏；後山種滿松樹還有銀杏，動物昆蟲特多。現代建築風格，採整面玻璃設置，景觀優美卻十足成為昆蟲的墳塚。牠們闖入光景的反影，死於玻璃媚惑的陷阱。全區建築年限莫約三年，可惜已經出現嚴重漏水，甚至是展覽大廳。

然而，「陽恩美術館」又在哪裡？光知道位於京畿道〔Kyunggi-do〕是不夠的，因為京畿道包裹著核心的漢城市綿延廣邈，一如我們的台北縣。你還得問，是在台北縣的三重、板橋還是汐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尋找地圖，加上駐台觀光處的那個熱心的韓籍工作人員幫忙指示，出發的時候只知「陽恩美術館」所在的市鎮位於京畿道東南，名為「廣州市」。以後弄清楚英譯有二。館方地址上書寫的是一Kwangju，而公路上的地名指標寫的是一Gwang-ju。你千萬不要把它弄錯成「光州市」〔同樣拼法〕，尤其在網際網路漫遊時，切記此處區域碼為031。

至於與「台北藝術村」對等聯繫的「京畿道文化基金會」，則位於京畿道西南方的水原市。事情雖小，然而，這不正是旅行者的第一步，了解方向和位置嗎？我從未在其他旅行之前如此這般頭昏。

關鍵在於語文的這個按鍵。窒礙難通，歧路困頓。舉一個我最常換乘地鐵的站名為例，中文名曰「江邊」，韓音譯為—Gangbyeon，你該怎麼讀？切記忘掉你眼中所見，因為韓文發音跟中文的發音不相干，你看著中文但千萬別跟著中文發音！另外，比起日本對漢字的高使用率，韓國街上的招牌則青一色為韓文，甚少間雜漢文。小地方你要找一個旅館都難，因為你得先認得「旅館」這字，韓文怎麼寫，很絕吧。韓語的獨特性越強，看得懂韓語的中國人越少，越是被迫「你的兄弟」文盲化。韓國人為這獨特性付出的代價是越發孤立自己。前往韓國駐村的藝術家不要誤以英文行諸天下，語文的困頓將成為你首要的生活問題。在我第一天到達駐村地的下午，就遇上駐村藝術家必須參加的一個會議。整整兩小時，我枯坐成了啞子。今年駐村地的藝術家青一色為韓國人，不乏知名度高、活動頻繁的年輕藝術家，也有資深的畫家，當時只有我一人來自國外；雖然這些韓國藝術家亦多半喝過洋墨水〔分別是德國、法國、英國〕，但終是一群韓國人，又何必為我一人說起英文？我認真的看著他們的嘴巴和表情，許久許久，終於在會議的最後，我說了一句話—表達我要參展！這種場面，不知是我失禮，還是駐地單位接待的人失禮？面對外國人完全沒有通譯的狀況，韓國人是真的做得出來。

駐地單位的行政分成兩部。一為藝術行政，管策展、美術館活動、協助市政府贊助的藝術教育計畫。一為一般總務行政，管水電、設備、駐地房間、園區。設有館長一位，執行館長一位〔此人實際執行館務的總責〕，策展二人，藝術教育行政一人，經常助理一名。總務部分則有主任一位，採買二位，水電技術人員一位，一名清潔工，一名廚師，一名服務台售票員，二名警衛。這個架構是不是足以應對平均約八至九位的韓籍駐地藝術家、以及一至兩位外國駐村藝術家？

首先，「陽恩美術館」處於漢城郊區。對一個沒車的外國人—如我，每次要前往漢城，無論是參訪或採買，第一段路須先由美術館步行險象環生的路肩十五分鐘，抵達廣州市區，由此再換搭巴士接駁漢城的地鐵須費時四十分鐘。如果你的目的地是漢城北邊，例如仁寺洞區、景福宮區，你就必須再花一小時左右地鐵車程。如此來回一加算可知路途遙遠，我總是看著地鐵裡晃動而無表情的乘客打發時間。無論如何，重要的藝術活動還是發生在漢城，一個城郊的美術館如何舉足輕重？端賴更強勢的媒體通路，或者以展覽質量取得藝評通路，可惜這兩點「陽恩美術館」都無法比得上位於新村區的另一處駐村地。這處駐村地名為—Ssamzie-space可與「楊恩」十足對比。Ssamziespace的空間窄小，工作室、展廳、排演室皆併於一棟七層建築當中，但位居藝術大學、劇場、小型餐廳、音樂演廳以及年輕次文化活躍的新村區，夜晚來臨燈火通明，展演活動的海報貼得街道地面比比

皆是；「陽恩美術館」入夜則蟲聲唧集，連路燈都不亮，我為此還加買了一只手電筒照路。什麼藝術型態適合什麼地點，資訊的通路十分重要。我為以後欲前往韓國駐村的藝術家要來一份Ssamziespace的簡章；九月初，當地正在為70年代一位韓裔旅美藝術家做特別回顧，很示範性的典型觀念藝術作品，並有行動表演。無獨有偶，不久Total美術館也為白南準做特別回顧，復現了多件實驗行動表演作品。韓國人的自尊心在藝術上也是表現強烈，知名度高的空間，相對經營者的姿態也高。

其次，「陽恩美術館」對駐村藝術家的接待計畫並不明確。三年來，似未累積出一套常態的工作原則。例如通譯人員，媒體佈達，橫向藝術參訪活動介紹安排等等都不足，甚至闕如；我到達一個月後，館方安排有一場我的作品說明會，但只有駐地藝術家參與出席。至於我需要的協助：例如聯絡協同計畫的劇場演員，採買展覽所需設備材料等，駐村單位的行政人員能給的協助實在是十分有限！所幸由於去年隨同台北當代館與Total美術館作交流展，我所接觸的韓國相關人士不少，也由於我與韓國的行動藝術領域保有聯繫，使得我幸運的獲得一些通路。加上這次駐村的藝術家當中我原先已認識一位，又新結識多位，他們在物流資訊、設備支援、韓方藝術生態的認識上都給我許多幫忙，沒有他們，我的駐村歲月顯然會孤單許多。恰巧法文我也用上了，因為執行館長亦能使用法語，說講上多一條路。在離開前，我亦委婉向她表達我對館方在藝術行政上的改進意見。能不能講？在這種難堪時分，我總是先想：如果韓國人做不好，台灣有沒有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個名為「當代藝術」的美術館是不是能充分了解「當代藝術」？如果進入美術館是不是能學習對藝術作品的愛護與尊重？前提都必須對藝術有愛，台灣做得更好一些嗎？

關於我的駐村計畫，提出的是我的第五件旅行作品，名為「風景明信片」。預計邀請八個人，包括一對夫妻、倆個小孩、四個成人、以及一隻動物，我們將一起來趟真的旅行。前往海邊，拍下這張我記憶中的風景明信片；八個人各有特定位置與表情。那是個冬天的海邊。整個計畫涵蓋：出發之前的商談與準備，出發當天的旅行歷程，以及到達海邊之後扮演與表演。

旅行是真的，目的卻是虛擬。真實的行止，卻再現記憶中的影像。每個人都在旅行。也許有目的，也許無目的，但是，這個世紀大量的夢幻行為即是一旅行。我的計畫，邀約你去做一趟看來荒謬又很確實的旅行，讓你有機會反問自己：為什麼旅行？為什麼每個人都在旅行？這是一個標準的行動演出，放入美術館時難免只剩下紀錄片、照片、物件、計畫書等等。為了讓與我協同旅行的韓國朋友以及觀眾能夠了解我的「風景明信片」內容，我將計畫書翻譯成韓文，所以到達海邊之前，每個演員已經閱讀了我對這張風景明信片的文字描述。由於駐村時間正值盛夏，也為這張冬天海邊的風景帶來樂趣，因為我們必須在海邊換穿冬天的衣

服。

韓國有許多海岸，我本打算前往東邊海岸區〔江原道〕；聽從韓國友人的建議以及地緣之便，最後選擇了距離漢城約三小時車程的安眠島，那裡一處著名的海灘。我在「駐村日誌卷一」詳述了其中的過程。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每日下午四時出發，每日有不同狀況突發，共拍攝了三張照片。之後，我將這件作品安置到「陽恩美術館」的空間，一同參加了八月十三日起至十月五日的駐村藝術家聯合發表。另外「陽恩」還有「開放工作室」活動。我的工作室基本上就是一個展覽，裡面安置了我逐日放入的物件、素描、塗鴉與文字。觀眾的身體可以挺入、移動、瀏覽，遠看是一個風景，近觀則層層浮現，位置不同觀點也不同，這又是一個旅行。開放工作室本來就是一場正式的偷窺，以及參閱別人空間品味的樂趣。

除此之外，我分別參與了四場performance。時間是八月十九日富川市〔Bucheon〕、八月二十一日金泉市〔Gimcheon〕、八月二十九日茂朱市〔Muju〕，以及九月十九日在漢城仁寺洞lamer畫廊。分別由兩個行動藝術節策劃單位—KIPAF [Korea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Art Festival]、KOPAS [Korea Experimental Arts Festival] 所策動。我還遇見了由台灣前往參與的王墨林。前三場的performance我都紀錄在「駐村日誌卷二」當中。最後一場的表演在我回國前一星期，策展單位的配合度是比較好的一次。KOPAS的組織比較KIPAF龐大，贊助的經費也可能比較多。KOPAS今年選擇了三組場地，分別是：新村區的舞場〔club形式〕、ZERO劇場〔黑箱舞台形式〕，以及仁寺洞區的畫廊〔非劇場形式〕。九月二十五日之後亦有露天場次。就在一個天氣晴朗的秋日午後，我路過正在演出的公園，觀眾團團把場子圍出來，風吹過，表演響起來，我夢想過「華山藝文特區」正如是。而時光匆匆夢想悠悠，我腳上踩的卻是鄰國的土地，環顧四週確知我即將返鄉，心中五味雜陳。

我的performance也叫—我去旅行五/風景明信片。請一韓國藝術家坐於場中央，細唸我的計畫書〔已翻譯成韓文〕，我則在一旁叨唸另一則故事，形成兩組似有關係其實並不相干的對話。我一面說，一面以鞋帶結繩，反覆繞圈，終將敘述者纏繞而致無法動彈。旅行與溝通，旅行，無非為了更多的溝通欲求，然而，這麼多的旅行，是讓溝通更形容易還是困難？說了那麼多話，你是更加明白還是更加糊塗？奇怪的是只要慾望不死，旅行就是會再一再的發生，不管是不是有意義，不是嗎？

這次駐村讓我經歷了以往多次旅行所未遭逢的震盪。我看見韓城市立美術館砸下千萬的金錢來辦展覽，作品的空間安排卻毫無藝術概念；我看見大人帶著小孩來看展覽，卻任由孩童在展場跑跳嬉戲；我看見佈滿網際網路廣告的地鐵上，大學

生卻連英文都說不出口；我看見語文極度地方化，就越發封閉的死結；我看見政府對藝術的投資，遠遠低於商業的傾銷與利用。但這些觀察都是為了反省自己——台灣有沒有同樣的問題？比好不比爛，一堆爛蘋果互相譏笑有什麼意義？返台之前，我將那本在書店買的韓國旅遊指南丟進垃圾桶，因為其中的資訊已經過期甚至錯誤。

「兄弟之幫」再也不適用於形容台灣與韓國的文化淵源，一切皆已變異，我們對韓國的了解是淺薄的，同樣，韓國對台灣也是陌生的。我們都需要極度謙虛，以開放的心胸重新相互認識。

對我一個藝術家而言，完成有價值的作品，在異地的星空下做一個溝通的好夢，就不負我心了。

十月二日 2003年 中華民國基隆市 麗景天下 工作室與寢室